父亲与蟹

■金春妙

生长在沿海地区，海鲜是刻进骨血里的印记。我素来嗜海鲜，尤其迷恋蟹的滋味——梭子蟹的腴，大闸蟹的醇，青蟹的劲，每念起，那股浸透海风的鲜甜，便在唇齿间漾开。

年少时家贫，螃蟹和对虾之类的海鲜，寻常日子是沾不到边的，只能等到各种红白宴席上打一回牙祭。祖母尚在人世，家中四时总少不了祭祀的仪式。清明、端午，就连七月半的中元节，总要摆上供品祭拜先祖。祭礼落毕，方才开席，我们一众孩子便名正言顺地大快朵颐。

中秋节的祭祀最令人牵念，彼时梭子蟹大批上市，蟹黄饱满，蟹肉丰腴，光是看着，便叫人喉头生津。祖母把蒸好的梭子蟹摆上供桌，定要敬过才准动筷。我们围着供桌团团转，踮着脚，眼巴巴盯着那盘红亮的蟹，企盼祖先快点“吃完”，轮到我们上桌。可祭祀的流程冗长肃穆，要斟过三遍酒，要烧过印满铜钱纹路的黄纸。我耐不住等待，目光便溜向后厨。那里有被烧断腿的蟹脚，红灿灿，发出诱人的光泽。我刚抓住一只蟹脚，父亲的手骤然横过来，一把夺过。咯嘣一声脆响，肥嫩的蟹肉已落进他的嘴里，动作快得叫人猝不及防。我伸手想拿另一只蟹脚时，他拢过盘子，呵斥道：“猴头，这是给大人吃的。”

所谓“给大人吃的”就是给他自己吃。后厨的长辈只有他一人，他一边嚼着蟹肉，一边朝我挤眉弄眼，眼底藏着孩童般的得意。委屈瞬间涌上来，我当即哇哇大哭。闻讯赶来的祖母一巴掌拍在父亲的后背：“你个猴头，大人没大人的样子，跟小孩抢吃的，快拿来！”父亲乖乖交出盘子，朝我使眼色，暗示是我害的。我捧着蟹脚大口啃食，脸上挂着眼泪和鼻涕，满口鲜甜，消解了方才的委屈。那时的父亲，儿女绕膝，心底却还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少年。

年岁渐长，我慢慢窥见生活粗粝的底色。父亲日日起早贪黑，替人运沙，一船沙石的酬劳微薄得可怜。就连这份辛苦营生，后来也被旁



人争抢夺走。之后他帮邻里做变压器，活儿时有时无，终究不是长久的依靠。父亲愁眉不展，仿佛一夜之间，身上那点少年意气，都被现实磨得收敛殆尽。穷则思变，他卖掉满满一谷仓稻谷，带着母亲远赴柳市，做起了生意。

待我参加中考，父亲已在柳市上园南路摸爬滚打十余年，在烟火市井里扎下根，攒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。那是做生意的黄金时代，他和母亲各开了一家低压电器店，把订单向外分包，又在老家办起家庭作坊，吸纳乡里闲散的乡亲做工。祖母与我守在家乡，替他照管后方。

中考成绩尚未揭晓，同行熟人纷纷向父亲打探我的考学情况，父亲总是笃定地回答：“考到柳市了！”为了断我后路，让我早日成为他的帮手，父亲只允许我将志愿填为“单报师范”，只因那时考上师范国家免学费包分配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考上了你爽，考不上我爽”。

喜讯传来，我的分数过了师范录取线。可横在面前的，还有一场面试。面试不单要考普通话，还要展示唱歌、书法、绘画等才艺。可乡村学堂师资匮乏，音美课程大多形同虚设，这些本事，我半点不曾习得。该去哪里找老师补习？那是1994年，17号台风席卷温州，屋塌水淹，满目狼藉，家家户户忙着抢险自救。我暗自担忧，这般危急关头，父亲怕是顾不上我的前程。

可我未曾想到，父亲放下所有事，风尘仆仆从柳市赶回来，带着我奔赴城里投奔一位远房亲戚。一生勤俭，向来舍不得在吃食上挥霍的父亲，特意绕到望江菜市场，买下十几只大闸蟹。他拎着沉甸甸的网兜，登门求人，言语谦卑，姿态放得极低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心底轰然裂开，我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。

父亲跟着亲戚出门，四处奔走为我寻访老师，我独自留在亲戚家中等候消息。买来的大闸蟹养在大脸盆里，蟹口有细碎的白沫涌出，那些蟹顺着盆壁奋力往上攀爬，眼看就要翻出盆子逃出去，又被小表弟伸手捉回盆中。爬得愈急，被捉回得愈快，反反复复，场面荒诞，又带着几分宿命般的魔幻。我静静望着这一幕，心口沉沉发酸。父亲素来最偏爱大闸蟹，可他这辈子头一回专程到菜市场买大闸蟹，却一口都不是为自己。

入读师范的第二个月，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，也是唯一一封——信纸竟是他店里的订货单。纸上的字硕大遒劲，只有寥寥数语：照顾好自己，团结同学，尊敬老师。我走在去往宿舍的楼梯间，一字一句读了好几遍，鼻尖发酸，大颗泪珠砸落在纸面，晕开墨色，把那些粗重的字迹浸得愈发庞大、模糊。

在之后的人生路上，我渐渐离开父亲，独自奔波。碰过壁，受过伤，每当困顿袭上心头时，便会想起父亲。想起旧时灶间，一盘通红的蟹，想起他抢过蟹脚，惹得我放声大哭的模样。那些遥远鲜活的片段浮上脑海，世间万千苦楚，便也慢慢淡如云烟。

如今，父亲老了。再也不会像年少时那样，同我争抢盘中的蟹，再也不会把我惹哭。蒸好的螃蟹端上饭桌，红膏满溢。他轻轻推至我面前，“趁年轻，多吃，多吃。”

迟来的养老金

■翁德汉

大舅子的长孙出生后，妻子将岳父、岳母的社保卡递给我，让我午饭时到食堂楼下取一笔四位数的现金。妻子说，这是岳父母准备给曾孙的红包。

上半年，因儿子入伍要参加政审，我手机里存着岳父母的资料。岳父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，年近九十岁，岳母比他小三岁。二人相濡以沫，携手走过漫长的人生路。

岳父说话声音洪亮，为人乐观，年轻时吃过不少苦，遇事从不退缩。上了年纪后，他在家里待不住，总想出去走走。哪里有“做戏唱词”，要么约别人，要么被别人约，一起去观看。平日里，岳父也爱到楼下走走，去村里逛逛。子女摸透了他这一性子，买酱油、扔垃圾这种小事，都让岳父去。妻子有段时间将家里的快递纸板积攒起来送给他，岳父笑着拿去废品站卖掉。卖纸板所得虽值不了几个钱，但岳父脸上的笑容却迟迟未曾消失。岳父生日是农历正月初三，女儿们回娘家的同时给他过生日。我带着孩子们唱完生日歌，请他吹蜡烛，岳父就使出他的招牌动作，手掌一扇，蜡烛熄了，大家开心地哈哈大笑。

和岳父相比，岳母心思重，做事说话也小心翼翼的。年轻时，岳母为生计和养育孩子拼尽了所有力气，后来还帮忙带大孙辈，从没半句怨言。迈入花甲之年后，她总放心不下各种琐事：儿子生意起伏波动大，女儿日子磕磕绊绊，孙子孙女有这问题那问题。每次我们去看他们，岳母总要把每个孩子的近况都问上一遍。她盼着每个孩子的日子都过好，可是世事难遂人愿，她的牵挂也总没有尽头。

人老了，身体零件也不大灵了，岳父母的健康状况，曾几度险象环生。

有段时间岳父母在我家住，岳父突然腹部剧痛，我们赶紧就近送医，查出来是粪石性肠梗阻，需要手术。对医院来说，这是小手术，但在岳母看来这是捅破天的大事。岳父做手术那天，岳母整夜未眠，第二天傍晚就撑不住了，被我们送去医院，还住进了ICU。岳父住这家医院，岳母住那家医院。我陪岳父时，他总是问起岳母的情况。我宽慰他问题不大，好好休养即可。岳父嚷嚷着要出院，说要去找岳母。他出院后没有先回家，直接去了岳母住的医院，还好那时岳母已经恢复过来了。看着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紧紧相握的手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那次之后，岳父母的身体一直安稳。其间岳父曾出现一次中风前兆，幸好孙女和外孙女陪在身边，第一时间送医，得到妥善治疗。子女们在一起聊天时，偶尔也会讲起那天岳父的情形，他听了也只是笑笑。我有时候想，岳父母那次同时住院，大概是他们的一道大坎，跨过去，便能继续走一段很长的路。

岳父母并不是早早就有社保，那是他们古稀之年办的。这也是家族里津津乐道的事情。

村里土地被征收后，按政策核定一批被征地养老保障名额。考虑到名额少、符合条件的村民多，村里商量后，决定以抓阄方式分配名额。岳父母都符合参保资格，没想到，两人先后抽中，两个名额落到了我们家。这事当时在村里传为奇谈。我们听到消息，都感叹不已，仿佛他们前七十年吃的苦，在这时得到了慰藉。

在大西北做生意的大舅子第一时间回温，出钱帮二老办理了社保手续，第二个月起，岳父母开始领取养老金。每到发薪日，岳父就拿着卡去银行取钱，回家交给岳母。村里建祠堂，岳父母出一点钱表示支持；村里“做戏唱词”，他们也拿出部分钱表心意。节假日到了，妻子作为最小的女儿，说买好菜带过去，岳母说买菜钱她出。这份古稀之年才领取到的养老金，让岳父母倍感幸福。

这让我想起这段时间相亲市场上的一个说法：现在相亲，不看房子，不看汽车，先看父母有没有社保。若没有，扭头就走，谈也不谈。这话听来刻薄，细想却并非全无来由。没有稳定养老金的老人，晚年的重担会全部压在子女肩上，日子久了，再深厚的亲情，也经不起摩擦。岳父母是幸运的，他们的幸运不仅在于那两张社保卡，更在于需要的时候，命运伸手扶了他们一把。

妻子也已步入中年，岳父母的社保自然不需要体现在相亲市场上。尽管子女们都很孝顺，但是很明显，岳父母有了社保托底，他们的晚年就从容了许多。家族里几十口人，也因为他们的从容而从容。

取钱时，我先刷岳父的社保卡，再刷岳母的。每取一笔，我都仔细清点，回家后递给妻子。妻子数了数后，一并装进了红包，然后认真地在红包上写下数字。

折腾诗歌的那些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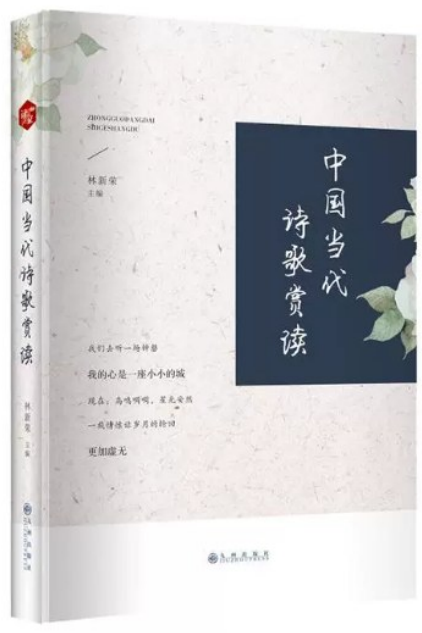
■林新荣

21世纪初，诗歌论坛遍地开花。我们从这个论坛转到那个论坛，像行走江湖。那时常在各处贴诗，再穿梭往来，看反应如何。见赞扬便兴奋，听批评也生气。当时较有影响力的有榕树下、诗江湖、灵石岛、诗生活等，上面牛气哄哄的人不少，吵架的颇多，但驻坛名家也多，大家还是爱去。我记得自己也在论坛跟人吵过架，具体吵什么，因年代久远，已忘了。

易涵那时自己办了一个论坛——采纳诗歌论坛，聚集了一大波网络诗人。我们认识后，我就在他的论坛做版主（后来还去了诗天下、诗风、中国当代诗歌等）。在那里，我结下很多缘分。当年认识的一批人，确实给了我很多鼓励。记得有兰雪、笔尖、兰逸尘、思维、若思、传言玉女、花落水无痕、远观、晓曲等。我们相互探讨，非常友善。我还记得一个叫海珊瑚的人给我写了四篇诗歌赏析，后来发在《教育文汇》2008年第8期上。这批作品后来被结集成书，取名《抵达》。我承诺出版后给每人送一本。可惜书出版时，论坛散了，人也联系不上，留下一个遗憾。

论坛被淘汰后，大家又各自建了博客。我们从这个博客转到那个博客，也像走江湖。既然行走江湖，肯定得有一股豪气。受这股豪气的带动，我后来注册了一个叫“中国当代诗歌选本”的微信公众号。口气真大，竟然以主编自居。我从这个博客逛到那个博客，看到好诗就复制下来。那些年常两三天发一次，有时一天一次，像啄木鸟巡林，把好诗从博客的森林里一点一点啄出来。印象中，大部分诗人都开了博客，大家把新作往博客上贴，既能学习，又能交流，还能保存作品。博客还有一个功能，是好友链接，找到一个名家，就等于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。

博客时代的行走，是舒心的。几乎很少有人在上面吵架，更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匿名胡说八道。论坛则不同，网名随便注册一下就是一件“马甲”，所以大家才吵来吵去。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下，我的公众号渐渐有了名气，点击量也慢慢



升高。2012年，我借这个机会编了一本书，叫《中国当代诗歌选本》。在博客上一发布征稿启事，当天就收到不少稿件，一个月内竟收到数百篇来稿，很大一部分是名家。征稿结束后，我花了一个月整理编辑，终于把书编出来。这本书在当当网上销得挺好，大家反响也不错。后来四川诗人杨胜应还专门给该书写了评论。

201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2015中国诗歌年选》（中国诗歌学会编选）选了我们公众号里的8首诗，这让我异常开心。这个公众号不仅引起民间诗人的注意，也引起专业团体的关注。

这本书做成后，我开始做第二本书，书名就叫《中国当代诗歌赏析》。我在征稿启事里说，不仅要诗好，评论也要好，而且要就诗论诗、实事求是，不能故意拔高，这几乎就是我的选稿原则。书出版时，我又在前面写了一个前言，本来直接叫序，后来有点心怯，就写成前言了。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：

当代诗歌，前几年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件，像“梨花体”“羊羔体”事件，甚至有人认为现代诗歌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其实赵丽华、车延高都是当代诗坛有代表性的诗人，二人都写过一些令人过目难忘的好作品——因为这些由舆论催生的事件，诗歌还差一点被社会彻底边缘化，幸运的是同时也让诗歌成了社会议论的热点。经过这些事件后，那些浮躁的、想要在诗歌中得到什么的人，都走了。我想真正留下来的，都是切实喜好诗歌、爱好诗歌的人，诗坛也因此变得纯粹了。

书出来后，每个作者都送两本样书。我作为主编也只收到十本书。合作的出版公司告诉我，印了2000本，在北京图书展销会上一下子就被订光了。那些年出版行业还不错，常出现这样的盛况。

于是我又兴冲冲地开始做下一本书，叫《中国当代诗歌赏读》，和上一本大同小异，书名只差一个字，内容当然是全新的。现在京东和当当网上已经是第二版了。只可惜出版行业在走下坡路，七八年过去了，网络上还能搜到这本书。

自从有了微信，各种微信群就应运而生了，诗歌群也随之出现。但群不同于论坛。微信推行实名制，大家彼此还是克制、客气的；虽然也杂，但相互之间还是友好的。于是公众号开始以微信群为单元，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江湖。我弄了两个诗歌微信群，一个叫“中国当代诗歌选本”，一个叫“浙派诗韵”；一个写现代诗，一个写古体诗。一个基本停滞了，另一个还在延续。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在玩的两种文学形式。

但遗憾的是，虽然公众号办得不错，日积月累，自然也感到疲惫与厌烦。公众号也就疏于打理了，现在比较正常的，也就是“浙派诗韵”了，算是还在延续自己的梦想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
而不仅是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

地址：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：325299 电话：（0577）总编办：65816333 发行部：65836178 广告部：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：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